

“全村富才是真富”

——独腿硬汉毕怀中的脱贫梦

“我不想拖累家庭，更不想拖累社会。”这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直力镇栗子园村委会腊木柏残障同胞毕怀中的最初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如今的梦想是“我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富”。

毕怀中5岁时，因打钉伤到坐骨神经而落下终身残疾，靠一条腿跳着读完小学，又跳着到10公里外读完初中。尽管残疾给他带来诸多不便，毕怀中却没有自暴自弃，初中毕业后，他便开始在家里学习养鸡。

18岁时，为了不给家庭造成负担，毕怀中主动提出与哥哥分家，不要房子、不要田地，只要自家的自留山，搞起了生态养殖。一开始还顺风顺水，上山后的第二年，他的土鸡养殖规模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只。眼看就要有不错的收益，养的鸡却得了综合病毒感染，3天内，2000多只鸡死了只剩下3只母鸡，他的土鸡养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毕怀中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远赴山东、河南等养鸡大省学习养鸡技术。学成归来，他以仅存的3只母鸡，再加上借来的一只公鸡起家，又继续着他土鸡养殖的美梦。他一边养鸡，一边在山地里种上冬桃、甜杏、核桃等果树。高度重视土鸡常见疾病的诊治及防疫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山林放养的土鸡品质极佳，常常是鸡还没养大，就被顾客预订一空。

种养殖技术逐渐成熟后，为了让周



边群众也能共享他的种养殖技术，2011年，毕怀中成立怀银农家土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优质低价的脱瘟鸡苗、果树树苗，并免费提供种养殖技术，还包销商品鸡，给社员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合作社社员也从成立之初的9户，发展到了目前的50多户。2015年，逐步摆脱贫困的毕怀中主动退出了低保。他认为，虽然自己身带残疾，却并不比别人差，靠自身努力依然能活得很好，现在他应该把“低保”名额让出去，让给那些比他更需要的人。

如今，毕怀中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产业带头人、致富

能手，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一起发家致富。

说起毕怀中，在当地人人翘起大拇指。直力镇栗子园村委会塔七苦村的罗新章，在毕怀中的影响下，于去年11月，在自家广种薄收的山林地里，开始养殖土鸡，目前养殖了1300多只，不久将可以上市。

说到毕怀中，罗新章敬佩之情无以言表，“毕怀中不仅摸索出了一流的种养殖技术让人敬佩，而且，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毕怀中立了，还常怀感恩的心，带着乡邻致富。他感叹道：“自己从无到有，

广东残疾人创业奔小康

今年9月，家住广东省博罗县新围村的残疾人黄秀群，面对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乱如麻，每年上万元的费用一下子去哪儿去找呢？

就在黄秀群为难之际，惠州市爱之家电子加工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自良给她递上了3000元钱。“你安心工作，我给你想办法。”他说。

同样是残疾人的陈自良，2014年在博罗县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自主创业，带领3-4个残疾人为外贸企业组装电子产品。吃过求职时被人撵出来的苦，陈自良深知残疾人就业不容易，决心好好干。

创业之初，博罗县残联副理事长王文辉带着陈自良去县里的企业挨家拜访，寻找订单。当他遇到资金压力时，博罗县残联前后给予约10万元的租金扶持。

凭着“交货及时质量好”的口碑，陈自良在市场上被尊称为“老陈”，客户订单越来越多。即使今年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陈自良的业务都没受影响。

陈自良的企业从当年的10多平方米，发展到2000多平方米，容纳了80多人就业，其中一半是残疾人。陈自良还为残疾人工友免费提供食宿，吸引了包括黄秀群在内的许多残疾人来做工，他们每月能获得2000多元的收入。

陈自良对黄秀群说：“我个人能力有限，但社会上有爱心的人还是不少，再说残联、政府也不会不管。”陈自良不但自己给她捐款，还发动客户给黄秀群献爱心，加上政府部门给贫困户的教育补助，今年10月，黄秀群的女儿郑心怡终于跨进了大学校门。

在广东罗定市罗镜镇水摆村的一间屋子里，10来个农村妇女围坐在桌边，有的画线描图，有的用小锤轻轻敲击雕刀，一块块牛皮上渐渐显露出一个个美丽的图案。

屋子的主人叫彭锦锋，一个因患强直性脊柱炎致残的皮雕手艺人。2014年，彭锦锋在网上偶然发现在牛皮上雕刻花纹的图片，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他买来工具、原材料，跟着视频自学。一年



后，勤奋的他接到了第一张订单。随着他的手艺越来越好，找上门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有的要求做刀鞘，有的要求做手包。彭锦锋便在村里招工，亲自培训，一起做业务。

彭翠娟在彭锦锋作坊里已经工作了三年多，作为熟手，她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比到城里打工收入还高。目前，有20多个村民在他的皮雕作坊中就业。

霜降节气刚过，又到了北京密云石城镇黄峪口村蜂农们割蜜的时节。由于今年天气干旱缺少雨水，当地蜂蜜产量相比往年减少了一半。黄峪口村党支部书记饶仕忠表示，将利用割蜜文化节带动黄峪口村旅游发展，增加蜂农收入。

近日，在黄峪口村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蜂场，几个蜂农正忙着开箱割蜜。一个托盘，一把刀，有十多年养蜂经验的蜂农，顺着一边下刀，三两下就取出了满挂蜂蜜的蜂巢，蜂蜜晶莹剔透，垂涎欲滴，“今年的蜂蜜产量虽少，但品质不差。”蜂农刘长顺端着刚刚割下来的巢蜜介绍，一吃就能吃出来，今年的蜜少品质好。

割蜜，对蜂农来说是一年辛苦劳作的重头戏。每年从霜降节气前后开始，割蜜要持续10多天时间。“割蜜是个技术活，不能割多了，底下要留一半给蜜蜂过冬。”蜂农李占明介绍，割下来的巢蜜可以直接销售，不少游客还会趁着割蜜时节，带着孩子科普蜜蜂知识，品尝割下来的新鲜蜂蜜。

深山小村养本土蜜蜂

黄峪口村位于密云区石城镇东北部，密云水库的上游，是一个典型的深山小村。黄峪口不大，全村共356口人，村民们世代居住在一条七公里长的山谷内。

深秋的黄峪口村，两侧陡峭的山头上，随处可见红叶美景，时不时能看到几只黑黄色蜜蜂，飞行起来较敏捷。“这个沟子里养的都是中华蜜蜂，个头较小。”刘长顺介绍，中峰个头小，耐寒，抗病性强，适合山区养殖，意大利蜜蜂个头大，“它俩在一块儿就打架，不能在一块儿养。”自从意大利蜜蜂被引进中国后，两者发生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华蜜蜂数量锐减，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2007年初，有专家曾在黄峪口村考察发现，黄峪口村是历史上中华蜜蜂主要栖息地之一，复杂的地形和众多蜜源植物，非常适宜养殖中华蜜蜂。次年，黄峪口村成立中华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村干部的号召下，不少村民开始养蜂。刘长顺和李占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养蜂。

传统养蜂 一年只割一次蜜

在黄峪口村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蜂场，30—40公分见方的“泥柱子”层层叠叠地分布在半山腰上，“泥柱子”上还搭着柴草编制的“草帽”，仔细瞧，从下边的小口处，时不时飞出几只小蜜蜂。

“这是传统养蜂养殖法。”李占明介绍，传统蜂箱是用木板和藤条做成桶，外边糊上黄土泥，可以保温隔热，传统养殖方法省时省力，不需要人工分蜂，可以自行分蜂，一年四季只割一次蜜，这样的蜂蜜水分少，割蜜前水分大都蒸发了。李占明表示，目前，合作社有100多个传统蜂桶，不过，这种传统养蜂法养殖的蜜蜂不耐活，而且产量低。”

近年来，为了增加蜜蜂产量，合作社结合了传统养蜂法和现代养蜂法。蜂场除了传统木桶蜂箱，还有方形现代蜂箱，现代蜂箱较为常见，木箱子加上巢框就是一个小蜂箱，封盖后可以随时割蜜。

目前，黄峪口村内有蜂农77户，蜂群2000群，同时合作社覆盖云蒙山区、石城、冯家峪两个乡镇，13个行政村，发展396社员户，蜂群达到12000群，年产量超过150吨。

作为惠生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饶仕忠表示，保留这种传统养殖方法，是为了保留中国传统的蜜蜂文化。近年来，黄峪口村还利用山场资源，建设科普馆，注入蜂文化，形成了品牌。本土的中华蜂，加上传统的养殖技巧，已经成为黄峪口村一大特色，每年一到割蜜时节，黄峪口村合作社都会举办割蜜节。10月24日，今年的中华蜜蜂割蜜文化节在黄峪口村开幕，现场有来自周边的市民近300人参与了活动。

因干旱蜂蜜减产大半 合作社靠旅游增收分红

“今年干旱，往年一箱蜂得有10斤蜜，今年只有4—5斤。”刘长顺说。

今年，由于黄峪口村所处区域在蜜蜂采蜜时期，缺少雨水，因此蜜蜂的采蜜量大大减少。刘长顺介绍自家养了60群蜜蜂，往年能年产上千斤蜂蜜，今年才产了400斤，减少了一半多。不远的冯家峪镇都挺好的，只有附近这条沟子，采蜜时期，天气干旱缺少雨水，因此蜜蜂采蜜少，整个沟子的蜂农普遍面临减产。

“俺们蜂农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有十多年养蜂经验的刘长顺说，年景好的时候最高一年能达到1500斤，一箱蜂就能产15斤蜂蜜。今年确实是特别旱，一个蜂箱往年放3—4框，今年都放到了5—6框，年景好按理每箱能达到12—13斤，今年这一箱蜂才产出5斤蜂蜜。

同样面临减产的还有李占明。李占明除了在合作社入股，自己还养了80多箱蜜蜂。通常，雨后晴天，水汽蒸发，蜜源植物流蜜，蜜蜂出去采蜜。“花、温度、湿度，缺一不可，花开得再好，但没有雨水，花也不会流蜜。”李占明说，“去年产1400多斤蜜，而今年才产了400多斤蜂蜜，减产一半多。”

面对蜂蜜减产，饶仕忠表示，将利用割蜜文化节带动黄峪口村旅游发展，增加收入，以此弥补今年蜂蜜减产带来的损失。割蜜节活动当天，合作社通过组织市民参与割蜜活动总收入上万元，后续将通过利润分红的形式给到蜂农。

北京密云黄峪口村蜂农靠旅游增收

深山小村养本土蜜蜂

才能上市，而南湖菱提前了一个多月，“秘密武器”就是这个可以调节温度的大棚。同时，大棚内的水相对固定，没有外来污染源，红菱的品质也得到了保证。

建这些大棚，农场主徐平华投资了近一百万元。而他之所以敢投“巨资”，是因为有技术上的支持。2011年起，嘉兴市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就开始用南湖菱与有角菱杂交，多代定向选育菱壳红色的无角菱新品种。2017年，南湖红菱初步定型，选育的新品种形状与南湖菱相似，但果实颜色已具有粉红的特点。

南湖红菱采摘期较长，从7月下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促进了菱农增产增收。

“红菱个头比较大，整体产量也比绿菱高，一亩可以增产三五百斤。”徐平华介绍，南湖红菱市场价也比绿菱高，刚上市时可达8—10元/斤，“红菱一周可以采一茬，持续到10月份可采十多茬。估计每亩总产量可达2000多斤，每亩效益超2万元。”

菱角变了新颜，百姓的生活也跟着换了新貌。

除了开出“致富花”，悠悠南湖菱叶田，也让美丽的油车港镇变成了“打卡地”。“南湖菱可以吸收水里的颗粒物，有利于净化水质，让环境越来越好。”吴桂荣介绍，如今，“菱荡秋色”已成为“秀洲八景”之一，很多人专门驱车来到油车港镇欣赏菱荡美景。

生活在这片水乡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吃着南湖菱长大。于他们而言，每一年的金秋，是洒在菱田水面上金色的阳光，是菱桶里红红绿绿的菱角，是苦尽甘来丰收的喜悦，更是小康路上的奋斗曲。（康梦琦）

浙江嘉兴：种下“致富菱” 开出幸福花

3200吨，每亩收入约3000元。

“南湖菱是嘉兴的特色农产品，每年入秋后，饭桌上总少不了这道本地菜。”在很多嘉兴人眼中，南湖菱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一份独有的记忆。

拥有这份情怀的嘉兴人还有很多。于他们而言，南湖菱既是一道菜，又可以当水果吃，脆生、甜津津，解渴又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吃的人多了，南湖菱的市场也就打开了。“卖给饭店、超市农展位、蔬菜批发市场、小摊贩等，供不应求。”吴桂荣说。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南湖菱产业，去年，油车港镇鼓励当地农户充分利用水域转变原有单一水产养殖模式，扩大南湖菱种植面积，并结合北部地势低洼的实际，实践发展稻田种菱，使单位面积产出更多效益。“我们与上级科研、农经部门合作开展南湖菱‘提纯复壮’等科研工作，通过一系列对南湖菱选种、生产、销售环节上的规范和提升，进一步促进南湖菱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吴桂荣表示。

南湖菱久负盛名，也与其独特的外形有关。南湖菱又称南湖无角菱，传说乾隆下江南游南湖时，吃产自南湖的菱被菱角刺破了嘴，脱口道“小青菱无角岂不美哉！”皇帝金口一开，第二年南湖菱便没了尖角，形如元宝，人们便以形

取名“元宝菱”。

而一颗颗南湖菱也恰如一颗颗元宝，鼓足了百姓的腰包。

干活有劲头 生活有奔头

深夜时分，几个身影出现在了菱塘里。她们坐在一米长、半米宽的菱桶里，弯下腰和头，不时翻开浮在水面的菱叶，指甲用力一掐，随手往后一抛，鲜嫩的南湖菱就进了菱桶里。清晨太阳升起时，她们身后的菱桶里已经堆起了一座绿色的“小菱山”。

这样的画面，每年金秋时节都会在这里上演。“为保证菱角新鲜，我们都是深夜摘菱，清晨往外送。”油车港镇百花庄村种菱大户李志根谈起种菱的初衷，感慨万分：“我从1999年开始做南湖菱生意，主要是从嘉兴收了菱再往高速服务区送。风风雨雨十来年，什么罪都受过了！”一次，他在去外省送货的路上出了车祸，两辆大巴相撞，我飞了出去，到颈在腰里还打着钢板。“因为做生意，他的左眼也失了明。”

后来，菱角越来越难收，加上失明后外出送货不便，李志根便萌生了自己种南湖菱的念头。

2009年起，李志根开始了大规模的种菱生涯。清塘、选种、播种、日常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最多的时候我种了一两百亩，一年就可以卖掉100吨。”李志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他看来，现在的生活稳定多了，“我

今年种了七八十亩，产量约2000斤，应该能赚个十几万元吧。”

除了出售新鲜南湖菱，他还采用煮熟冷藏的方式，将菱角的销售期拓展到了全年，一年能销售六七十吨。

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但种菱的艰辛也有目共睹。“赚的都是辛苦钱！”在李志根看来，深夜的工作不可怕，最怕的就是每年的台风季，“南湖菱一老就会沉到水里，所以必须赶在它嫩的时候就摘掉，无论刮风下雨。有时候台风一来，菱角能吹掉一大半。”除了辛苦，这还是个大冒险。采菱大多在晚上进行，采菱人顶着头灯，在黑漆漆的水塘里穿梭，一不小心菱桶就会侧翻。很多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李志根都披着雨衣穿梭在菱田里，“帮忙摘菱角的大多是老太太，我必须确保她们安全。”

对李志根而言，能够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便是家人的支持。李志根的大女儿今年34岁，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帮父家送菱。每天凌晨三点多，女儿都会开车帮父亲往市区送货，一直忙到早上六七点，再回镇上上班。“十几年，她至少跑了四十万公里，车都跑坏了两部。”说起女儿，李志根除了心疼，更多的是骄傲，“全家人一起努力，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嘉兴，像李志根一样坚持种植南湖菱的人还有很多。张海生便是其中之一。

和很多水乡人一样，张海生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他打小就在水里长大，靠打渔为

生。渔民“穿鞋上岸”后，张海生就和家人一起种起了南湖菱，“从小家里就有人种菱，耳濡目染就学会了。”

为了生计，他还做过很多工作，打过渔也卖过鱼，当过搬运工也做过环卫工……后来，油车港镇大力发展菱业，镇农技水利服务中心便邀请张海生过来种植南湖菱，“最多的时候我种了三百多亩，收入比当环卫工高多了，生活也更稳定了。”

张海生敢闯敢干，没售出去的老菱，只有他敢剥了壳储藏起来卖。“政府和农技中心不仅在技术上给予支持，还会帮我联系市场打开销路。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我就只管放手一搏！”张海生说。

别看他个子不高，但他很能吃苦耐劳。开车、开船、采菱、送货，他都亲自上阵，“这样能省下不少工钱。”张海生乐呵呵地说，每年看到菱花一开，丰收的喜悦就涌上了心头，“只要肯干，小康不难！”

菱角换新颜 生活换新貌

除了多年种植的绿菱外，油车港镇油车港村种植的红菱，也成了新晋“网红”。

今年3月，嘉兴市农科院在油车港镇建立了南湖红菱栽培基地，由千干生态农业提供场地和大棚建设，嘉兴市农科院提供品种和技术指导。7月下旬，“南湖红菱”首次采摘上市。

与绿菱不同，南湖红菱是种植在大棚内的。一般湖荡里种植南湖菱要9月份